

19秋UCLA交流小结

2020-11-10 09:22:00

在UCLA的生活是“压着DDL”匆忙开始的，为了参加学校的推免面试，我的机票改签到UCLA报道截止的最后一天，一个人拖着两个大行李箱走出LAX，置身于晴热的洛杉矶，才真切地感受到“我的交流生活开始了”。 校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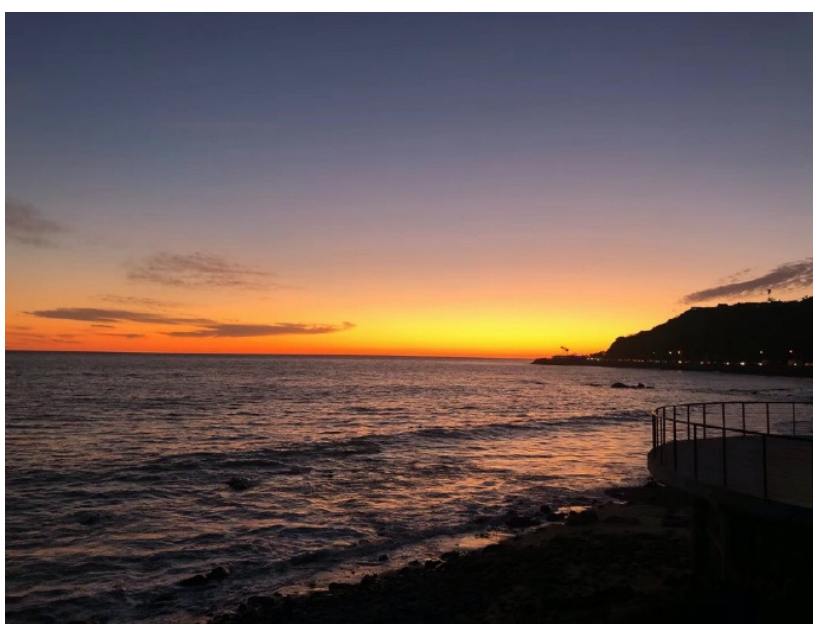
UCLA位于一个小山坡，每天都要从山顶的宿舍区下山，再爬坡到教学区上课，以至于每天手机健康都会显示我爬了十几层楼，开学第一天为了办各种手续更是达到了夸张的33层。但这样的地形也给了校园高低错落、鳞次栉比的质感。UCLA的建筑和环境是典型想象中的美国校园，加之常年晴朗无云的加州气候，色彩饱和度极高的景致带着澄澈的美感，连我这种摄影小白总是能随手捕捉到。如果说我在UCLA最喜欢的景色是什么，一定是站在7楼的宿舍看血红色的日落日出。



交流前就做过功课，UCLA的餐厅是全美第一，量大扎实的De Neve，宿舍楼下的Rendevous，中文浓度极高的亚洲餐厅Feast，还有散步在宿舍区各处的几处小的café。我最爱、最常去的还是主打有机健康的Bruin plate，每份餐食分量不大，但都很精致。周末的时候，一起交流的伙伴会相约brunch，一边聊聊天。



UCLA所在的Westwood是洛杉矶治安相对较好的区域，步行距离也有一些超市和餐厅，生活算比较方便，但主要的旅游景点还是要开车前往。偶尔我们也会一起打车去“城里”逛逛商场，到Getty Villa看展，到“小东京”和“韩国城”吃东西，和山坡上的“HOLLYWOOD”地标合影，爬上Griffith天文台俯瞰洛杉矶夜景。



学校给所有交流学生提供宿舍，我申请到了3人的suite，两位室友都是transfer到UCLA的大三学生。室友的专业课压力很大，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碰不到面，一起聊天的机会并不多，主要的交往是和学校的教会组织。美国大学的教会组织分布广泛、扎根极深，活动形式一般很轻松——短途旅行、聚餐、分享会等，也不会强行宣教，这样的氛围往往会吸引初来异国求学的留学生。我们在交流期间也认识了一群教会的伙伴，他们经常主动约我们外出吃饭，或者去他们的住处做烘焙。在教会活动中认识的多半是华人留学生，相似的文化背景让大家在异国他乡也觉得温暖。



学业

很庆幸，我选择大四上出国交流，专业课多已在国内修完。由于没有太多转学分的压力，我所选的三门课中只有一门是本专业开设的，其他两门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其他领域。在开学初的选课周，我马不停蹄地试听了很多门课程，有意大利语、世界艺术史、东亚文化、性别研究，最终选定了三门课的课表。

UCLA实行quarter学制，一个quarter只有十周，课程安排十分紧凑，一门lecture往往需要每周上2-3次课，有的还要加上小型的session。看上去只有3、4门课，但工作量并不比复旦的20+学分少，如果是专业核心课程课业压力就更大了。从确定选课到期中考试、期末考试进程很快，两个多月的交流时光随着课程飞逝，大家一起聊天也常常感叹“压缩饼干”式的课程节奏很快。

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在上课前，我一度以为这门课是关于传播学的发展史，仔细阅读了syllabus才发现：与复旦的传播系专业课主要聚焦于“传播学”在不同领域应用不同，这门课关注“communication”本身——即人类的沟通交流行为。从人出生的第一刻起，就开始了与外界环境的交流（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），与其说它是一门传播学专业课，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更多集中于neuroscience。交流行为的发出与接受、跨文化环境造成的差异、媒介技术对语言发展的影响、甚至手语语言的学习等话题都会涉及，且没有很多理论，多数是实证研究得出的成果。每周两份研究文献的工作量并不大，但知识量高度浓缩，需要反反复复看上几遍才能完全掌握，一旦吃透了文本，就能对议题拥有较为完整的认知。虽涉及了不少脑科学研究的内容，但并不理解，对于传播学专业的我开拓了认知“communication”的新路径。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从聋哑家庭成长起来的guest speaker，作为健全人的他讲述自己如何学习多种手语，手语的学习发展过程和口语有相似之处，但也有很多独特的方法和机制。如果说，我以前所上的专业课是从传播出发向后推导，那UCLA的课程则是从传播向前追溯，探究人类如何发展出传播、交流的能力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。

Contemporary Health Issues是公共卫生学院开设的导论课，每周邀请公共卫生各个细分领域的教授做讲座。我自己对泛医疗相关的话题比较感兴趣，这门课则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，议题覆盖范围较广，对于非专业的学生比较友好。有一节课程是关于不同种族的公共卫生条件，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感触，但在这次疫情期间的美国却得以充分体现。

Introductory Psychobiology是心理学系开设的通识课，主要探究人类行为背后的生理机制，详细讲了nervous system的构造及其对behavior的影响。脑科学的术语和知识比较难啃，每堂课前都要查单词、翻一翻电子版的教科书，才能在上课时候跟上老师的快节奏。虽然是一门比较硬核的课，但有很多有意思的案例作为调剂，老师和大家的课堂互动也很活跃，让这门理科课程也很有吸引力。

生活

学期中的一个周末，我和两个在美国读书的高中同学约了LA周边的自驾游，我们在Santa Monica的沙滩上幼稚地戏水，开车到Laguna Beach看日落，和熟识的朋友重逢在异国的土地上有一种独特的感触。



在UCLA交流的这段日子让我认识了很多可爱的人：和一起来交流的复旦小伙伴聚餐庆祝生日、相约健身房图书馆。感恩节期间学校放假，食堂全数关闭，还是在UCLA读博的学长“收留”了我们，喊我们去家里一起做饭吃饭。



和教会认识的朋友聊天，竟然发现奇妙的缘分……这段日子带着新奇、碰撞、体验，很难用具体的感受去定义，它让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了更贴近真实的了解，最重要的是，这段独在异乡的日子让我更了解自己。

结束了在UCLA的最后一门考试，把宿舍再次清空到来时的状态，室友去吃晚餐了来不及说声再见，一起来交流的朋友们帮我把铅块一样的行李运下楼，最后一次站在residence hall的小山坡上迎着夕阳，深吸一口干燥而带着凉意的空气，坐上去往机场的Uber。

还记得Uber司机一路上与我攀谈，问我觉得“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相比哪个更好”，我一下子愣住了。自己好像一直在体验，却从未扪心自问地进行比较，沉思良久也没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。他又问，“那你还会再来这里吗？”，我说“也许”。机场候机的时候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再见不知何时了。”现在回过头来重温这句话，在疫情搅动的时代格局下，更显得令人唏嘘和真实。 后记

非常感谢那些鼓励我做出这些选择的人。选择在大四学年出国交流并不是一个常规选择，错过了大三交流机会的我，再次看到交流名额内心不免再度波澜，朋友说“为什么不试试呢？”。辅导员给了我很多未来规划上的指导和帮助，让我得以没有后顾之忧地飞到大洋彼岸。以及最最最可爱的Mary老师，无论是办理出访事务还是为交流生活提供建议，她对我们每个人的鼎力相助，是这段独特记忆最靓丽的底色。

如果你未来打算出国深造，那么交流就是一节体验课，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测试自己是否喜欢、适应国外的教学方式，是否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。假如未来打算留在国内，交流更是一场珍贵的体验之旅，短暂地放空自己，沉浸另外一种生活。

我始终记得在临行事务会上Mary说，“无论怎样，你们一定会无悔这段经历”。在键盘上敲下这行文字的时候，我愈发坚信这句话，每一个抱着不同期待的同学走出去，都将带着闪光的记忆和意料之外的收获回来。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强大的支撑，有越来越多的复旦学子拥有走出去看世界的机会，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抓住这份幸运。